

《咬人貓》

人物表

于放	34 歲，女性	亞因的同居人
鄭亞因	31 歲，男性	于放的同居人
安陵カオル ¹	外觀約 20 歲，男性	死神
少年	外觀約 15 歲	身分不明，服侍死神的低階靈體
Liu	外觀約 40 歲，女性	浪貓中途
V	外觀約 55 歲，男性	幻象
婆婆	外觀約 80 歲	山鬼
工作人員	男性	兩名

特殊標點符號

全形括號（）：角色動作、聲音轉換或特殊情緒。

全形斜線／：表示急打斷前一角色之臺詞。有些位置可與破折號通用，視情境而定。

除以上說明，其餘標點皆同一般中文書寫習慣。

第一幕 Act 1

序場

白衣少年安靜地跪坐在光區中央。

他的面前擺了五只素盤，每只盤裡都立了一顆帶殼的水煮蛋。

少年從他最右側的蛋開始剝殼。剝完以後隨即塞入口中，不等咀嚼完全吞下就開始剝下一顆。

大約吃到第三顆蛋時，他的鼻孔開始湧出鼻血，少年渾然不覺有異，依然維持相同速率將蛋剝殼並塞入口中。

當少年把最後一顆蛋塞入口中以後，他胸前的衣服已經整個染成艷紅。他滿嘴都是蛋，忽然噙到而開始咳嗽，雖然努力掩抑住，但咳嗽越來越劇烈，蛋塊不斷從他口中噴出，少年趴伏在地上痛苦地扭動身軀。

鼻血越流越烈。

一地的血。

少年最後倒在血泊中，不再有動靜。

一會兒，兩個穿戴著護目鏡與防護衣的男人進入。

一人抓著少年的頭髮、使他面部朝下地被拖出光區。

另一人收拾了盤子，並用地板刷將血跡清除乾淨後，也走了出去。

（本場結束。）

1 羅馬拼音表記為Yasuoka Kaoru。

第一場

一個樸素的房間：中央一張斜放的雙人床。往上舞台有個小門，小門關著並且掛上鎖鏈。黃昏的陽光在牆上投影出鐵窗柵格。

于放仰躺在床上，雙眼圓睜盯著天花板看，她懷裡抱著一只枕頭，有一下沒一下摩娑著。

亞因的聲音自門外傳來。

亞因：放放，你有看到我那雙紅色千鳥紋的襪子嗎？

沉默。

亞因：我記得是前天洗的那批衣服吧？你昨天收哪去了？

沉默。

有人敲門。

亞因：放放？

于放：（極小聲）為什麼要買那種花色……

亞因：我要進去囉。

門開，但被門後的掛鍊擋住。

亞因：欸？怎麼又鎖起來？放放，我剛才問／

于放：被風吹走了。

亞因：什麼？

于放：我曬衣服的時候，被風吹走了。

亞因：被風吹走了？這怎麼可能。

于放：這幾天風很大。

亞因：你藏起來了吧？你不能每次看見不喜歡的東西就藏起來……

于放：你都找過了嗎？

亞因：襪子都收在鞋架旁的塑膠抽屜裡面，不是嗎？

于放：如果那裡找不到，那就是沒有了吧。

亞因：如果你不喜歡那個花色，那時候在日本一起買的時候，你怎麼什麼都不說呢？

于放：你會聽嗎？

亞因：當然會。

于放：我不知道你的襪子在哪。

亞因：除了塑膠抽屜以外，我的衣櫃也都找過了，完全沒看到。我確定前天就放在洗衣籃裡啊。

于放：就說大概是被風吹走了。

亞因：不是夾在曬衣架上嗎？這邊的陽臺平時根本沒有風。

于放：我說了，但你不聽。

亞因：放放……

于放：你不相信我嗎？

亞因：你先開門好不好？

沉默。

亞因：今天你過得怎樣？

于放：很好。沒事。一切都好。

亞因：你確定嗎？

于放：你希望用什麼方式確定呢？

亞因：你在床上嗎？

于放整個頭後仰，直到能夠看見牆壁上投影，然後鬆懈下來，恢復到原先盯著天花板的狀態。

于放：沒有。

亞因：貓跟你在一起嗎？

于放：（抱緊枕頭）牠哪裡都不會去。

亞因：你今天有沒有吃過敏藥／

于放：哈啾！

亞因：你又忘了……

于放：我老是想睡。

亞因：你生病了？發燒了嗎？把門打開。

于放：你從前是健康寶寶嗎？

亞因：怎麼突然問這個？

于放：告訴我。我喜歡想像孩子在操場上奔跑的模樣。

沉默。

亞因：你知道我以前有漏斗胸。我的內臟長大了，胸骨卻沒有跟著向外擴張，漸漸地，肺部受到壓迫，我沒有辦法正常呼吸。

于放：對，你的胸膛中央有道好長的疤。

亞因：就是開刀留下的。

于放：我曾經問過你嗎？

亞因：這個？

于放：嗯。

亞因：你或許問過。

于放：然後我又忘了。

于放倏忽從床上爬起，將枕頭丟向門，然後張開雙臂站在床緣，雙眼緊閉面向日

光，牆上因而出現一個變形的十字狀陰影。

亞因：放放！你在做什麼？你沒事吧？你先開門好不好？

于放：我們去買一間有陽臺的公寓好不好？

亞因：這裡的陽臺不好嗎？

于放：沒有陽光。周圍都是樓房。

亞因：如果是要能夠看見風景的，我們大概負擔不起。

于放：我想要能看見地平線。

亞因：那就要離開城市。

于放：城市裡不行嗎？

亞因：假日一起去海邊吧，那裡就能見到了。

于放：我不想要見到海洋跟天空分不清楚，那樣太狡猾了。我想要看見陸地，確實能夠看見陸地在遠方凹折成弧形的模樣。

亞因：（頓）你想要從陽臺上就能看見？

于放：城市裡沒有這種地方嗎？

亞因：沒有……

于放：如果會飛呢？

亞因：那樣的話，即使住在景色多差的地方，都沒有關係了吧？

于放：從城市邊際吹來的風，在太低的位置根本感覺不到。

亞因：越高的位置房價越高。

于放：因為沒有風就無法起飛了。

亞因：你覺得冷嗎？關節會不會痠痛？今天量過體溫了嗎？

于放：冬天逆著強風走路的時候，不也會覺得喘不過氣嗎？那是不是有點像你吸不到空氣的感覺？

亞因：你讓貓先出來。

于放：你很喜歡鳥，對嗎？

亞因：你還抱著牠嗎？

于放掃視房間，又恢復成閉眼對著日光展臂靜立的姿勢。

于放：對。

亞因：你讓貓先出來。

于放：這不是我能控制的。

亞因：這個縫牠出不來，你幫牠開門，再回床上睡，好嗎？

于放：抱著牠很溫暖。

亞因：放放？

于放：你跟我說過，小時候家裡給了你兩隻虎皮鸚鵡，一藍一黃。但我沒有聽過更多跟牠們有關的事。你為什麼不說？

亞因：我不記得說過我家曾經養鳥的事。

于放：我們第二次約會的時候，玩了一個心理測驗，題目是要找出代表一個人靈魂的生物。我們閒聊了下自己養過的寵物，你說從前家裡養過鸚鵡。你還說，你有些害怕牠們。

亞因：我記得你測出來的靈魂生物是棕熊。

于放：你是一隻鴛鳥。

亞因：對。

于放：對。

亞因：什麼意思？

于放：你真是很討厭鳥呵。

亞因：我沒有。

于放：小藍與小黃，最後怎麼了？

亞因：那對鸚鵡嗎？當然已經死了。

于放：怎麼死的？

亞因：自然衰老。

于放：那你怎麼辦？

亞因：我媽把牠們丟進早餐穀物盒，收入大袋中跟其他垃圾一起丟掉了。

于放：連墓碑都沒有嗎？

亞因：（叫喚）Kurochan……Kurochan ？

于放轉過身奔向床頭，整個人伏貼在牆上。

于放：牠還在我懷裡，牠不會出去的。

亞因：Kurochan……快出來啊……

亞因試著「喵」了幾聲。

于放：你嚇到牠了。牠跑到床底下去了。

亞因：你跟貓都該吃東西了，出來吧。

于放：而且，牠不叫 Kurochan。

亞因：（頓）那牠應該叫甚麼？

于放：我哪知道？你愛叫什麼便叫什麼。

亞因：我們都叫牠 Kuro ——

于放：牠不是 Kurochan ！

沉默。

亞因：你別這樣說，貓會知道的。

于放：你想過，或許貓有自己喜歡的名字，但是我們卻不知道如何發音嗎？

亞因：（叫喚）出來吃飯喇，Kurochan。

門外傳來把飼料倒入餵食碗中的聲響。

于放：我說的你聽進去了嗎？

亞因：但是人類與貓本來就是不同的物種啊，就算你說貓有自己選擇的名字……

于放：你不喜歡動物。

亞因：我沒這樣說。我是說，這種圈養關係本身就是單方面的／

于放：然後你完全不想要努力。

亞因：Kurochan 是我們家的貓。

于放：這隻貓不是 Kurochan。

亞因：（頓）你真的沒有發燒嗎？從剛才你就不太對勁，

于放：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亞因：你真的確定那雙千鳥紋的襪子是被風吹跑的？

于放：為什麼不相信我？

亞因：那天我明明看見你夾到曬衣架上。

于放：天有不測風雲。

亞因：這周還沒下過雨，而且我們的樓層這麼低，陽臺根本沒有風。

于放：你討厭鳥。

亞因：我沒有討厭的動物。

于放：你不喜歡我養貓。

亞因：我只是擔心你太累了。

于放：我認得自己的貓。

亞因：所以問題在哪裡？

于放：問題在於你試圖用一隻不是我的貓來騙我說這是我的貓。

沉默。

亞因：你把 Kurochan 怎麼了？

于放：（倒回床上，縮成胎兒抱姿）牠躲在床下……

亞因：讓我進去看看。

于放：不，你不要管我或者我的貓，你只是想要我們出去。

亞因：照顧你是我的責任。

于放：但卻不包括貓……或者鳥……或者——或者，或者……我把你的襪子丟了。

亞因：真的丟了？

于放：我知道你不喜歡鳥。

亞因：你真的丟了？

于放：嗯。

亞因：為什麼不直接說呢？

于放：你喜歡那雙襪子。

亞因：我喜歡那雙襪子，所以你丟掉了？

于放：我討厭那雙襪子，那讓我想到有一天你的腳上長出了翅膀……

亞因：那是不可能的。

于放：我看見假的 Kurochan 腳上也長出翅膀，然後牠就鑽出陽台鐵窗，頭也不回的用力一跳！

亞因：（顫抖）你說，Kurochan 在你床下。

于放：翅膀是壞東西！不聽話！讓人以為自己會飛！這麼笨！

亞因：你整天都沒有餵牠，牠一定餓壞了，你先讓牠出來。

于放：（下床，跑到門前）說了這麼多次你為什麼不聽！牠不是 Kurochan ！
牠不是！不是！不是！不要把我當作笨蛋！你這個王八蛋混帳！

于放發狂般推門，亞因則在門外抵抗著不讓關上。

亞因：請你開門好嗎？沒事的，我們會沒事的——

于放：為什麼不認真聽我說話？為什麼不相信我？我沒有偷你的襪子！我討厭會讓我想到飛翔的所有東西！我可以照顧好我自己的貓！我的貓叫作 Kurochan ！牠飛走了！這隻貓不是我的貓，我認得我的貓！不要叫我房間裡的貓 Kurochan ！你什麼都不知道，你什麼都無法補救，不要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恨死你了！我恨你！

亞因：你不要這樣，Kurochan 受不了這樣——

于放：那隻破爛的假冒品和你的襪子一起飛走了——噁鳴……

于放摀住嘴，面露驚恐，背靠門板滑坐至地面，睜大的雙眼湧出淚水。

亞因：你又……？

于放：嗯。

亞因：（嘆息）放放……

于放：嗯。

亞因：把門打開？

于放：不要。

于放開始不受控地大笑，她一邊喘氣一邊繼續笑著，撿起腳邊的枕頭，步履不穩地走回床上，鑽入棉被裡。

亞因：（敲門）放放？

于放：你把門留個縫吧，貓想出去的時候自然就會出去。

亞因：（頓）好。

亞因的腳步聲正要走遠，于放突然支起上身並向門看去。

于放：亞因？

亞因：（走回）嗯？

于放：明天還會有貓，對嗎？

亞因：（頓）嗯。

于放：真的？

亞因：明天還會有貓。

于放：太好了……我累了，晚安。

亞因：晚安。

于放沒回應，逕自縮回棉被中。

（本場結束。）

第二場

場上有兩張椅子。

一張椅子置於中央，少年穿著染紅的白衣、頭上套著紙袋，人偶般端坐其上。另一把椅子置於較遠處，亞因蹲跪一旁，雙手戴著工業手套，在椅下不停刨挖。

一名中年女性的光區亮起，她也坐在椅子上。

少年：（作為旁白）「Stacia Liu，愛貓的都市女子」向您傳遞了一則訊息。

（以下對話，亞因均不面向發話者，專注在手邊的事情上。）

Liu：鄭先生你好。

亞因：嗯。

Liu：請問 Miruku 適應得怎麼樣——啊，sorry，你還是叫牠 Miruku 嗎？

亞因：我們現在叫牠 Kurochan。

Liu：噢？可是牠是白色的……

亞因：有什麼問題嗎？

Liu：不，沒事……那 Miruku —— Kurochan 已經接受第二劑預防針了嗎？

亞因：上周已經去打過了。

Liu：牠很乖對不對？第一次打針的時候完全沒有掙扎／

亞因：謝謝你之前對 Kurochan 的照顧，我們很高興多了一個家人。

Liu：噢，幫這些流浪的毛孩子找到安穩的家，我也很高興呀。

亞因：上次的照片還可以嗎？

Liu：喔喔，沒問題沒問題，防護措施都做得很好。

亞因：我們很注意這些保護。

Liu：Kurochan 吃東西的狀況怎樣？

亞因：我盡量幫牠準備鮮食。
 Liu：那可能還要補充 B 群跟牛磺酸喲。
 亞因：我知道。
 Liu：Kurochan 比較好動，晚上會吵的話，多跟牠玩耍可以消耗體力。
 亞因：牠不會吵。
 Liu：那、那真是太好了……
 亞因：我們都有跟牠玩。

少年：「Stacia Liu，愛貓的都市女子」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Liu：很可愛吧，這是我家妹妹喲。牠抱著的那隻布偶，就是 Miru —— Kurocha 離開我家之前最喜歡的玩具了，無論走到哪裡都要叨著它。我家妹妹很想念 Kurochan，才會一直抱著它不放。你看這個——

少年：「Stacia Liu，愛貓的都市女子」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Liu：你看牠們兩個，這麼小的籃子也能疊在一起睡成這樣，真是好可愛喲！這顏色配起來就像卡布奇諾上面的拉花，一棕一白的，就是因為這樣我才叫牠 Miruku 喔！噢還有這張——

少年：「Stacia Liu，愛貓的都市女子」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Liu：吃飯的時候一直分心注意對方碗裡的食物，明明自己也有一份啊！果然有人一起吵吵鬧鬧地分享，飯才吃得香，呵呵。還有啊／
 亞因：不好意思，請問還有什麼事嗎？
 Liu：哦，嗯……對了，這禮拜四的家訪，晚上八點鐘過去沒有問題吧？

沉默。

Liu：鄭先生？哈囉？鄭先生，你還在嗎？
 亞因：不好意思，我還有工作要忙。
 Liu：那個，家訪是領養的時候就已經講好的條件，還有，你也已經一個禮拜沒有上傳貓的照片到社團裡面了，請問你有什麼困難嗎？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去把 Miruku 帶回來／
 亞因：再見。

Liu 的光區熄滅。
 亞因站起身，把椅子搬到另一個位置放下，然後又蹲下來刨挖椅子底下。

カオル的光區亮起，他也坐在椅子上。

少年：「安陵カオル」戳了您一下。

亞因沒有回應。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則陌生訊息。

亞因：這是誰……
 カオル：我正看著你。
 亞因：你是？
 カオル：我正看著你喲。
 亞因：什麼跟什麼……
 カオル：哈囉。
 亞因：我不認識你。
 カオル：我正看著你喲。
 亞因：你到底在說什麼？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亞因：這是……？！

カオル：深夜公園裡正在挖洞的你。

亞因：你為什麼——你到底想幹嘛？

カオル：我知道你在幹什麼喲。

亞因：這是什麼時候——（緊張地四處張望）不對，你在哪裡？你為什麼要偷拍我？

カオル：我正看著你喲。

亞因：媽的，你為什麼要跟蹤我？你又知道什麼？

亞因站起身，憤怒地對周圍的黑暗喊話。

亞因：你出來啊，鬼鬼祟祟的算什麼英雄好漢！

カオル：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喲，你埋下去的東西。

亞因：你看錯了！那裡面什麼都沒有！

カオル：的確什麼東西都沒有，除了軟軟的、涼涼的、濕濕的、毛毛的東西之外，什麼都沒有呢。

亞因：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カオル：像是這個——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カオル：這個——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亞因：不／

カオル：這個——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亞因：等一下／

カオル：還有這個。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傳遞了一張相片。

亞因：夠了！

亞因疲憊地坐到椅子上。

亞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要幹嘛嗎？

カオル：我一直都看著你喲。

亞因：為什麼？

カオル：你想要解脫吧？想要得到永恆的愛吧？挖洞這樣的事再也不想做了吧？

亞因：我沒有選擇……

カオル：我知道有一個地方，能夠找回你長久遺失的物品。

亞因：（頓）你在說謊。

カオル：我的愛是誠實的。

亞因：一個誠實的人不會隨使用照片威脅陌生人。

カオル：讓我問你：現在的做法實現你的願望了嗎？

亞因：唔！

カオル：想要吧？很想要吧？想要回到那時候——日子還是完美的時候。

亞因：我只是不明白……

カオル：這樣疲倦的日子，難道要永遠持續下去嗎？

亞因：到底怎樣才夠？我不懂……

カオル：（如歌地）

小鳥從蛋裡鑽出來。

花貓吃掉了小鳥，哎呀！

貓兒死了就掛樹上。

變成小鳥飛走了喲！

亞因：你知道牠們都飛到了哪裡去嗎？

少年：「安陵カオル」向您分享了一個地標。

亞因：繩紋？這是什麼地方？

カオル：找回你心愛失物的地方。

亞因：你的意思是說——但不可能啊，牠已經死了呀，這種事不可能……

カオル：你想要心愛的人好起來吧？

亞因：（頓）嗯。

カオル：你想要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吧？

亞因：你是說，Kurochan 牠……我可以帶牠回家了？

カオル：我一直都注視著你。

亞因：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カオル：我一直都注視著你。

亞因：我不會被你騙的。

カオル：我一直都注視著你，我什麼都知道喲。

亞因：你！

カオル：這樣的機會不會再出現了喲。

亞因：繩紋……這在山裡面，很遠的樣子……得要開車去——喂，你保證，只要我去繩紋，就能夠帶 Kurochan 回來嗎？

カオル：青鳥不會對幸福說謊。

亞因：只要 Kurochan 回來……

カオル：（如歌地）

小鳥從蛋裡鑽出來。

花貓吃掉了小鳥，哎呀！

貓兒死了就掛樹上。

變成小鳥飛走了喲！

カオル的光區熄滅。

亞因站起身，把椅子搬到少年的正對面，坐下。

沉默好一會兒。

亞因：放放。

少年沒有回應。

亞因：跟我說話，好嗎？

少年沒有回應。

亞因：你為什麼不說話？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的生活已經變成蛀空的家具，你知道嗎？你放任自己躲在這些空洞深處的影子裡，什麼都不管了……放放，那我們的生活呢？你也要丟下我了嗎？求求你，放放，不要……不要放棄我們——

亞因上身前傾，試圖要握住少年雙手，少年退縮。

亞因愣了半晌，然後重新靠回椅背。

亞因：我會把 Kurochan 帶回來的。我一定會，你等著。

亞因起身，拖著椅子走出光區。

場上沉默良久。

突然，カオル的光區再度亮起。

カオル：我就快要到了。

少年慢慢摘下了紙袋。底下露出了于放的臉。

于放：什麼時候？

カオル：我就快要到了。

于放：我日夜等著你。

カオル：等著我的人很多。

于放：你遲到了。

カオル：死亡不是你的奴隸。

于放：我以為你永遠不會來了。

カオル：我這不就要來了嗎？

于放：再快一點。

カオル：快了。

于放：我等著。

カオル的光區熄滅。

于放端詳手中的紙袋，然後，猛地將之揉成一團。

于放：終於，我的邀請信寄到了……這麼多年，終於又能夠見到你……這次，我不會放手……知道嗎？我不會。

于放攤開紙團，撫平皺褶，重新把紙袋套回頭上。

（本場結束。）

第三場

舞臺切割成兩個區塊：一個相對小的空間，作為亞因的小客車內；在較遠的外圍或者後方，作為流動的室外空間。

行駛中的小客車內。

亞因一邊偏頭找路標，一邊比對方向盤旁的手機導航。

亞因：導航是指這條路啊，但是為什麼完全沒有標示？路標，路標……啊，那裡有一個——「見返，23公里」……嗯？等等……繩紋應該是在萬榮到見返中間……難道我錯過了？不會吧……

（觸碰手機屏幕）

導航到繩紋。

手機：很抱歉，我找不到您說的地點。請再確認目的地。

亞因：我想去繩紋。

手機：搜索無結果，請再確認您的目的地。

室外空間出現一個老婆婆，自遠而近碎步走著。

亞因：這裡都是山路，就算要找人找問也——啊，那裡有個人！

（減速，搖下車窗）

阿姨，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老婆婆身形停頓了下，繼續往前走。

亞因：沒聽見嗎……稍等一下，阿姨！

婆婆加快了腳步。（依然相當緩慢）

亞因：等、等一下啊，我只是要問路！

亞因倉促停車，下車追上婆婆。

亞因：阿姨……阿姨？（伸手欲摸婆婆肩膀）抱歉，占用你一點時間——

婆婆：（倏忽回身刺出拐杖）啊啊啊我還未準備欲死你毋通過來！

亞因：（退開）哇！

婆婆：（遮著眼睛亂揮舞）我素來行事端正，毋在驚你欸啦！咄咄咄，邪魔歪道盡退散，老君聖母齊降臨！

亞因：Huh? 蛤？什麼？

婆婆：猶未走麼？真正欲恁祖媽給你咒讖，是毋？好哇，你來，看恁祖媽安怎給你修理——

亞因：阿姨！不好意思！我只是要問路！

婆婆：（停住，依然遮著眼睛）問路？你……真正是人？

亞因：當然啊。

婆婆：你不是來抓我的？

亞因：我只是路過而已……

婆婆：給我看你的手面！

亞因：掌心？

婆婆：（又揮舞了下拐杖）緊欸！伸出來給我看覓！

亞因：好好好，阿姨你不要激動，給你看就是了。

亞因伸出左手，掌心朝上。

婆婆先是透過指縫偷覷，然後稍微褪下警戒，走近一些看。

婆婆：另外一手。

亞因伸出右手。

婆婆偏頭研究了一下，似乎是確認而點點頭。

亞因：你放心了嗎？

婆婆：你真正是人類啊……會使啊。

亞因：（收回雙手，笑）阿姨以為我是什麼？

婆婆：（盯著亞因的眼）平常時無啥物人會行這條路。

亞因：我開了很久的車才遇到您一個路人，這裡真是很少人啊。

婆婆：你哪會經過遮？

亞因：我在找一個地方，但似乎是迷路了。

婆婆：嘿……

亞因：你怎麼自己一個人在這山路上走呢？

婆婆：我逐工都這樣行去隔壁庄頭找阮小妹仔開講，這馬欲返去啊。

亞因：不如我載你一趟吧？我也要繼續往這個方向去。

婆婆：不是講找無路？

亞因：當然，還麻煩你順便幫我指個路。

婆婆：你欲去佗？

亞因：繩紋。

婆婆：（試著用普通話複述）繩紋？

亞因：你知道在哪嗎？

婆婆：（搖頭）無聽過這個所在。

亞因：地圖說在萬榮到見返的中間會經過／

婆婆：啊，你是說繩紋！

亞因：你知道在哪裡！

婆婆：遐啊……遐你毋當去卡好。

亞因：為什麼？

婆婆：彼個所在，遐是原早人共死貓仔拿去掛的，陰氣足重欸……你喔，也是莫去卡好啦。

亞因：專門吊貓屍的村子？

婆婆：不是庄頭啦，遐只是一個大水沖。人講齣遐水有靈力，會當鎮壓煞氣，才會共死貓仔攏拿去掛。

亞因：請問就在這附近嗎？

婆婆：無啦。

亞因：沒？什麼意思？阿姨，我就在找繩紋，你不是說你知道嗎？

婆婆：你是對(ui)臺北來的吧？你去繩紋欲做啥？（側身打量亞因的車）你嘛帶死貓仔欲去丟？

亞因：（稍微移動身形擋住婆婆的視線）不，不是這樣。

婆婆：無你問遮欲做啥？

亞因：你只要告訴我如何去就好。

婆婆：我毋知啦。

亞因：不對啊，你剛才說以前大家都會去／

婆婆：阮嘛是聽序大人講的，遐已經是足久足久以前的代誌啦。

亞因：你一輩子都住在這裡吧？就算沒去過，但是大致的方向／

婆婆：遐只是傳說。你嘛知影，有時仔淡薄仔代誌被人講甲糊癩癩——

亞因：你想起來繩紋的時候，那個反應，你一定知道在哪裡／

婆婆：（大聲）我毋知影啦！

沉默。

亞因：真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婆婆：哼。

亞因：我們走的是同方向，還是讓我載你一程吧？

婆婆：毋免你操煩。

亞因：這樣啊……

婆婆：少年家，勿嫌老身囉嗦，勸你一句：盡人事，順天意，毋通強求。

亞因：我相信人定勝天。

亞因轉身向車子走去。幾步後，停住，又轉過身來。

亞因：阿姨，你真的不願意說嗎？

婆婆盯著亞因的臉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緩緩走向亞因。

婆婆：左手手面。

亞因伸出左手掌心。

婆婆以右手食指在上頭畫了個記號。

亞因：阿姨，這是什麼？

婆婆往亞因掌心用力吐了口唾沫。

亞因：（跳開）阿姨你做什麼！

婆婆：若是往見返行，途中感覺腹肚枵，注意路邊的招牌，知影無？

亞因：（一邊甩著手，用力在褲管上磨擦）我不餓，我想先找到繩紋。

婆婆：（兇）你就欲看遐招牌，聽有無？毋通行過頭。

亞因：（嚇到）那是往繩紋的路嗎？

婆婆：（自語）一切看天意吧。

亞因：阿姨？

婆婆：攏是你啦！天色遮爾暗了，阮欲來轉啊。

婆婆轉身就走。

亞因：阿姨，真的不用載你嗎？

婆婆沒有理會，繼續走，直到消失。

室外光區熄滅。

亞因回到車上。

亞因：真是奇怪的人。就在前面嗎？路口有招牌的岔道……不對，她剛才的意思是說，如果肚子餓的話，留意路邊的招牌……「如果肚子餓的話」？什麼意思？

亞因發動車子，離去。

(本場結束。)

第四場

遠處傳來微弱的乒乓球撞擊聲響。(34 bpm, 3/4, paddle-wall-table)

場景回到于放的房間。床的位置移到房間正中央，床上數十個枕頭如尖塔般堆起形成一座小山。于放面向牆角坐在地板上。整個房間像是停電一般，只有下舞臺的點狀昏黃光源，于放的影子龐然籠罩整個牆面。

于放：一開始，也不曉得是怎麼了，走在路上就覺得心慌。整座城市的味道都不一樣了。路人惡意用手肘撞我，便當裡面出現生鏽鐵釘，前一天清空的信箱隔天就塞滿地下錢莊的廣告，天花板與牆壁浮現霉斑，洗衣機的渦輪轉不動，天氣熱了以後蟑螂不斷從排水孔裡爬出來。風吹的方向變得很奇怪，同時沒有溫度——既不炎熱也不寒冷，像是昆蟲被剪除腳以後原地滾動那樣，空中出現一個有厚度的泡泡——我感覺到風卻沒有任何一粒沙被吹動，我以為是因為白蟻交配的季節到了，牠們像海綿那樣吸走了天空的涼爽。城市突然變得很矮，我越來越不能夠順暢呼吸，我感覺自己的肺逐漸塌壞，直到某天，我站在高溫 40 度的艷陽下等紅綠燈時，我終於嚇壞了，蹲在紅綠燈窄窄的影子中無法控制地大哭。(揚聲)躲好了沒？

V 作為畫外音出現。

V：你能不能不要數一數就掉入自己的回憶中啊？

于放：躲好了沒？

V：還沒。

于放：我繼續數了哦？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

V：哭是因為痛嗎？

于放：我覺得世界好像壓痛的牛奶盒。六十。

V：宇宙依然持續膨脹哦。

于放：六十一。以前還能看見地平線，最後我只能聚焦在眼前不到一指長的位置……

V：你生病了嗎？

于放：之後睜眼就是一片黑暗。六十五。

V：他竟然不陪你？

于放：誰？你說我的男友嗎？

V：你不是接受他的求婚了嗎？

于放：我們只是同居。六十八。

V：告訴我他第一次如何向你求婚。

于放：他跟兄弟們打籃球，我去陪練。比賽結束之後，一群人拿著蠟燭鮮花排成一列走了出來。

V：他給你的花束裡頭，你最喜歡什麼？

于放：滿天星。七十一……七十二……我一直都很喜歡滿天星。

V：還有什麼？

于放：還有一枝黃花。

V：你怎麼盡喜歡陪襯用的花材？

于放：放在中央作為主角的那些，不覺得它們看起來很嚇人嗎？特別是大家喜歡的花種都是特別大朵，越大越好，那樣有半張臉大小的性器對著你分泌出濃郁的氣味，有什麼好？

V：你聞到了花香嗎？

于放：玫瑰。真噁心。七十九。

V：然後有人幫你叫了救護車。

于放：我醒來時已經在醫院病房裡。

V：坐救護車好玩嗎？

于放：八十三……八十五……八十七……

V： 你忘記的話，不如我們打給消防隊再重溫一下。

于放：九十……九十二……九十三……

V： 電話跑到哪裡去了……

于放：九十七。車廂裡全是玫瑰的味道，我以為我要死了。

V： 可是，死的不是你，是——

于放：一百。我要開始找了。

乒乓球聲停止。

于放站起，在房間裡四處翻找。牆角、地毯下、床底，但唯獨對枕頭山視若無睹。

V： 你時常看見不存在的東西嗎？

于放：噓，不要出聲，你想被找到嗎？

V： 告訴我嘛。你看見了什麼？

乒乓球聲重新出現。（72 bpm, 3/4, paddle-wall-table）

于放：當你閉上雙眼，一片黑暗中，時不時會有電一般的光亮閃過，不是嗎？即使是全關了燈的房間，窗簾全部拉上，關得密不通風，我仍是整夜整夜地失眠。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就出現色塊：很少出現紅色，看見的多半是黃色與綠色，它們開心地手拉手跳著康康舞，搭配著刺耳的提琴狼音滾奏，跳舞的行列無止盡地湧現，一排又一排不斷遞補上來。那是幻覺嗎？幻覺是腦部自行放電而產生的影像……它們從沒有光的地方出發，卻能夠穿上光的外衣來進行詐騙，不覺得那樣真是很聰明嗎？

V： 你嫉妒 Kurochan 嗎？

于放：我幹嘛要忌妒一隻貓？

V： 因為沒有牠，你現在就不會跟亞因住在一起。

乒乓球聲一點一點加速。（72 → 200 bpm）

于放：那不是我答應跟他同居的原因。

V： 我以為你們都喜歡貓。

于放：雖然養貓的人是我，但是真正喜歡貓的人是他。亞因他……他對其他人總是很溫柔。

V： 我聽見的是嫉妒嗎？

于放：長大到某一天，你就會明白，有些人天生就不具備對人溫柔的能力。

V： 你有嗎？

于放：亞因知道他為什麼跟我在一起。

V： 會不會是你趁虛而入？

于放：真要說趁虛而入，那也是他，不是我。

V： 你還沒把在路邊昏倒的故事說完。

于放：你以為我在說故事嗎？

V： 不是嗎？

于放：那我換一個故事吧。我的父母很討厭動物，要不是覺得牠們只是畜生，就是覺得動物不乾淨會弄髒屋子。久了，我也漸漸不那麼喜歡動物了。每次遇到有寵物的朋友在我面前賣弄，簡直跟看見醜孩子一樣，還得擠出笑臉，虛偽地說「真是可愛的孩子呀」，當真是痛苦到極點。好了，你覺得我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V： 如果把一個微笑的男人與一隻剖開的兔子放在一起，多數人都會以為這個男人非常邪惡吧？

于放：聽起來，你希望自己被認為是好人吧？好人才能夠說出這樣溫柔的話。

V： 我猜動物都很討厭你。

于放：我不是動物怎麼會知道。

V： 人也是動物。

于放：我不希望自己是動物。

V： 怎麼說？

于放：動物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被困住。

V： 不會被困住才有自由。你不想要自由嗎？

于放：那時候，意識模糊的我不停掙扎，醫護人員把我的手跟腳全綁起來了。

V：是值得珍惜的回憶嗎？

于放：我說過，我討厭花，尤其是有香味的花。

V：不喜歡動物的你，最後卻收養了一隻貓。

于放：我以為自己跟別人不同，到頭來，其實根本是一樣虛偽。

V：羨慕嗎？

于放：非常羨慕。

V：羨慕 Kurochan 所看到的世界？

于放：貓的視網膜上用來辨識顏色的細胞很少，牠們看不見溫暖。

V：就像從外太空看到的地球那樣。

于放：我多想要那樣的一雙眼睛，屬於身體的眼睛，不會被熱鬧的顏色所欺騙。

V：你又在胡思亂想了。昏倒的瞬間也還想著這些嗎？

于放：我的膝蓋與手肘全是擦傷。

V：貓跟人一樣會受傷。

于放：貓會躲起來。

V：人也是。

于放：人躲藏的時候依然是在表演。

V：你是說那些走入荒野的先知？

于放：如果只是走入荒野就永遠消失了，你以為我們還能夠讀到先知從荒野帶回來的神的話語嗎？別開玩笑了！那些聲稱找到神的人，是為了躲避自身孤獨而走向世界，世界就是一種汙染，從來只有人類會把求救當作崇高，把墮落當作文明。

V：你對 Kurochan 也這麼嚴苛？

于放：我肯收留牠，牠就應該要偷笑了。

V：不，你收留牠，恰好是牠從孤獨走向世界的轉捩點，牠的故事因而重寫。你使牠墮落。

于放：當時把牠送回原地挨餓受凍，這樣比較好？

V：牠好歹可以逃過你的毒手。

于放：我們帶牠到診所去。牠好輕，全身溼答答的……

V：牠原可以不信任任何人就離開世界。你難道覺得，給予信任之後被背叛，是更為幸福的生活方式？

于放：我沒有背叛牠。相反的，我讓牠知道生存的痛苦，知道人類多麼不足以信賴，知道死亡沒有這麼簡單。

V：你沒有權力教會牠那些。

于放：你沒有權力自以為是地評斷我。

V：你害怕嗎？

于放：（頓）我時常覺得屋裡有許多眼睛。

V：你害怕嗎？

于放：我站在十字路口邊，紅綠燈變成了眼睛，車頭燈變成了眼睛，身前身後路人無數的眼睛裡又長出眼睛。我覺得喉嚨乾癢，耳朵裡面炸開來只剩防空演習的鳴笛聲，接著就吸不到空氣，我的肺繼續塌陷……

V：你害怕嗎？

于放：找到了。

于放爬上床，將高聳的枕頭山打散。

乒乓球聲停止。

成堆的枕頭中露出一只鳥籠，鳥籠裡是 V 的頭顱。

于放俯瞰著籠內。

于放：你快樂嗎？

V：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像你這樣的人類？

于放：還能夠說話啊……

V：刻意製造其他生物的痛苦並引以為樂。

于放：生命就是痛苦。

V：這種行為無法原諒。

于放：因為痛苦就是生命，我們降生於世界是為了帶來劫難，我們在劫難中跟死

亡對視，我們拼命尖叫卻只能鎖在椅子上……這就是人類的傲慢，我們因自己的不自由而傲慢。所謂的分類學其實就是嫉妒學，越是自由就越是嫉妒，越是嫉妒就越是卑賤……金字塔如果不倒過來看就沒有任何意義，你完全沒有注意到嗎？

V： 那些生命死去以前，你不曾深深望入牠們的瞳孔，產生一絲遲疑？

于放：人類的眼睛只能辨識波長 390 到 700 奈米的光，人類總是羨慕其他生物的眼睛，羨慕牠們更為敏感，能夠見到人類感知範圍以外的事物。人類只得將這些能看見無光之光的生物驅逐至死，牠們竟敢提醒人類卑賤的處境——我們如此討厭毫無特異能力的自己、不像動物的自己，被嫉妒嚙咬著的自己居然如此不堪。太丟臉了！竟然想要跟動物一樣！身為人類卻拒絕屬於人類的傲慢，自以為這就是謙卑，我真是受夠了！

于放從口袋中掏出一雙筷子，跪坐在鳥籠旁。

V： 你想要做什麼？

于放：一切都是食物，沒有一種關係跟食慾無關。

V： 你為什麼還能微笑？

于放：你有福了，因我將賜福於你。

V： 我難道不是你的朋友？

于放：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嗎？我們都是註定死亡才被生出。請不要顯得那麼意外，一切都已經太遲。

V： 連狡辯的機會都不給我嗎？

于放：我們享有的恐懼是一樣的。

（打開籠門）

我們都一樣。

于放將筷子插入 V 的右眼窩並轉動。

V 開始尖叫。

于放：疼嗎？很好，Kurochan 下半身被輾碎後黏在滾燙的馬路上也是這樣叫的。我救不了牠，只會哭，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是蠢笨，我怎麼會以為光是哭就能夠挽回 Kurochan 的生命呢？一直以來我以為我變了，我以為我變得溫柔，有了更堅強的心去抵抗世間不義的磨損，我以為真的能夠為世界做些什麼。

于放將 V 的右眼球拉了出來，放入口中咀嚼。

于放：到頭來，我就是不喜歡動物，我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假裝同情被人類恣意糟蹋的其他生物，我根本沒有感覺，我連自己的墮落都看不透澈，又怎麼能夠理直氣壯地去拯救其他生命？只有一項，如果——如果我與動物的恐懼是一樣的，那麼這世界許多討厭的人也能用法律之外的方式消滅，直到我能夠殺害自己為止。

V： 饒了我吧！我不是一直陪伴你，幫你解憂，逗你開心嗎？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于放吃下整個右眼，又將筷子插入 V 的左眼窩並轉動。

于放：光降臨了世界，人們卻因自己的行為邪惡，不喜愛光，反而被黑暗迷惑。所有為惡的人都憎恨光，不來到光那裡，免得自己的行為被揭露出來；但行真理的人，卻來到光那裡，為了榮顯自己是在神體內被做成的。

于放將 V 的左眼球拉了出來並吃掉它，然後好整以暇地舔淨筷子，收回收口袋。

V： 所有的一切竟然只是從一隻貓開始……我不相信，我拒絕相信……

于放：淚水是無法夠拯救你的，淚水無法拯救任何東西。你不逃跑嗎？

V： 啊，我看見了你所說的跳舞的色塊……

于放：逃吧，快逃吧！轉開你的視線！不要那樣看著我！

V： 紫色，綠色，白色，黃色……

于放：噓，保留你的力氣，沒這麼快結束。

V： 它們看起來多麼快樂，噢，快樂的一天——

于放右手扣著 V 已然空洞的眼窩，左手扳開 V 的下顎使之脫臼，然後右手伸入 V 的嘴內，V 哀號掙扎著，于放沒有理會，在 V 嘴中掏了一會兒，忽然用力一拉，扯出了 V 的舌頭。

V 發出一串語意不明的聲音後死去。

于放把拉出的舌頭移到鼻前嗅聞，然後面露厭惡地丟了出去。

微弱乒乓球規律的來回聲響再次出現。（34 bpm, 3/4, paddle-wall-table）

于放收拾並堆放枕頭，慢慢覆蓋住鳥籠，一邊唱著歌。

于放：花貓從樹上掉下來。

小鳥啄破了貓肚子，啾啾！

小鳥兒睜了閉上眼。

重新變成了一棵蛋，咕咕！

于放踱回牆角，坐下，面對著牆。

于放：於是我們找到機會便試著假裝自己是動物，用動物的姿態來訓練身體，以為趴回地面就能披上動物的毛皮，就能毫無障礙說動物的舌頭，我們為這一切沾沾自喜。這一切不過是要把那嫉妒擠壓到身體深處，遺忘再遺忘，驅逐再驅逐。死，還是不死？噢！鏡子裡的我們如此完美！（揚聲）躲好了沒？我要開始數了哦。一……二……三……四……（數下去）

（本場結束。）

第二幕 Act 2

第五場

場景回到于放的房間。

房內依然簡陋，整個房間只剩下一張方桌與兩張對坐的椅子，整個房間只有桌子上方一管黯淡的日光燈管作為照明。

門依然同第一場那樣，關閉著，掛著鎖鍊。

整個房間地面被約五公分深的水所覆蓋。

于放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桌上放了兩組杯碟，中央則放了一壺咖啡。

有人敲門。

于放：誰啊？

門外人：是我。

于放起身，走到門邊，拔去鎖鍊並轉開門鎖，但她沒有開門就直接回座。

直到于放坐下後，門板才被推開：站在門外的是カオル跟少年。

カオル儼然一派洋商行頭；少年則穿著沾了血漬的白衣，頭上套著紙袋，右手提了一只用布嚴密罩住的箱狀物。

カオル：進去沒問題嗎？

于放：嗯。

カオル：那我就打擾了。

カオル步入房間，少年以落後兩步左右之距離進入並關上門。

カオル打量四周。少年則始終頭低低的。

于放：（看了少年一眼）這誰啊？

カオル：抱歉，為你介紹：我的助理。

于放：我沒有多準備杯子喔。

カオル：不要緊，他什麼都不需要。

于放：你喝咖啡嗎？

カオル：我 OK。這裡可真亮啊。

于放：（一邊倒咖啡）是嗎？

カオル：你一直都習慣這麼亮嗎？

于放：如果你早點來就不會了。

（將咖啡推往對面座位）

請用。

カオル：哦，謝謝。

カオル摘下軟呢帽、脫下風衣，少年以左前臂接過這些衣物。カオル走到桌邊坐下，少年亦跟上，站在カオル斜後方。

カオル：（瞥了下杯內）你一直都在等我嗎？

于放：（淡笑）你說過會來。難道你會食言？

カオル：不。不過，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覺得。

于放：我想我應該能夠引起你的興趣。

カオル：（注視于放）沒錯……確實是這樣。（輕啜咖啡）啊，真不賴。

于放：真高興你喜歡。

カオル：特別泡來取悅我的嗎？

于放：不是。但是順便取悅你比較好，不是嗎？

カオル：我不知道。事實上，試圖毒死我的人更多。

于放：成功過嗎？

カオル：非常可惜的，通常只是特別難喝。

于放：既然知道為什麼還喝？

カオル：這是他們所希望的，滿足一下也不會怎樣。

于放：我也下了毒，你知道嗎？

カオル：你很有趣。以一個召喚死神的人來說，你實在很有趣。

于放：這算是稱讚嗎？我怎麼覺得有點不是滋味。

カオル：嘛嘛，別想太多。

于放：那你不打算滿足我嗎？

カオル：你期望我抱著肚子在地上打滾？

于放：我不介意你口吐白沫倒下。

カオル：竟然要一個紳士做這樣的事。

于放：紳士才不會經營這樣的事業。

カオル：紳士也有各式各樣的，就像兇手也有各式各樣的。

于放面色蒼白，抿緊了嘴唇。

カオル淡淡一笑之後站起，隨手把咖啡杯交給少年，少年則把箱狀物遞給カオル。

カオル：（示意）可以嗎？

于放：嗯。

カオル掀去布罩，底下露出一只精緻的鳥籠——類似關著 V 的那只——然而裡頭什麼也沒有。少年迅速地把布罩接走。

カオル開始沿著房間四牆散步；以下對話中，他時不時會停下來，像是沉思也像傾聽，然後提高鳥籠，輕輕搖晃它，或者把鳥籠的閘門打開又關上。

カオル：住在這裡很久了嗎？

于放：八年。

カオル：喜歡嗎？

于放：還不錯。這裡離醫院很近。

カオル：你身體不好？

于放：我喜歡半夜救護車呼嘯而過的聲音。

カオル：想到醫院就讓我渾身不舒服。

于放：我還喜歡到醫院去閒逛。醫院甚麼樣的人都有。

カオル：那裡全都是最邪惡的人，有什麼好看的。

于放：醫院讓我覺得安心。

カオル：你比我原先以為的更為理智。

于放：失望嗎？

カオル：非常失望。

于放：抱歉。你還要咖啡嗎？

カオル：好。

于放：你的杯子……（向少年）杯子。

少年沒有反應。

于放：給我你的杯子。

カオル：給她。

少年把杯子高舉至頭頂，然後將剩餘的咖啡倒往頭上。

少年將杯子放回カオル的茶碟上。

于放拿起咖啡壺，重新注滿カオル的杯子。

カオル：你這裡相當吵啊……我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吵的房子。你晚上睡得著嗎？

于放：你覺得這裡還有夜晚，真可愛。

カオル：我幫你帶走這些靈魂以後，你要怎樣支付代價呢？

于放：（又看了少年一眼）這裡有外人在。

カオル：助理跟我就是同一人，沒有他不能知道的。

于放：這不是我們一開始講好的條件。

カオル：我們講好了什麼條件？你動用死亡召喚我前來，我如你所願來了，

這是前所未見的榮幸，你以為你有什麼資格跟死神談條件？

于放：你想要我的靈魂。

カオル：你的靈魂毫無價值。

于放：如果毫無價值你不會親自出馬。

カオル：這只是打發時間。

于放：我沒有時間了。

カオル：你沒有資格跟我談論時間，時間早不站在你那邊。

于放：（怒視少年）他在做什麼？評斷我嗎？

カオル：你錯了，他對人類不感興趣。

于放：他在嘲笑我。

カオル：只是習慣保持禮貌。

于放：我拒絕進一步跟你談話，除非他離開。

カオル：我拒絕，但是我可以讓他退遠一點。

于放：好。

カオル對少年點了點頭，少年轉身退到門邊。

カオル：這裡的視線不是很好啊。

于放：這裡是老公寓，最高也就這樣，你沒見到周圍全是新的大廈？

カオル：不考慮換個地方住嗎？

于放：說得這麼輕巧，你對現在的薪資水平有概念嗎？

カオル：真抱歉，我並不常到都市來。死神不是只有一個，跟我進行交易的通常

是獵人與肉販。哦，還有生物研究員。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指名的一般民

眾。那麼，請問找新的房子很難嗎？

于放：你是做生意怎麼會不知道當前的經濟狀況？

カオル：你明知道我不是用通用貨幣來談生意的。你想換個地方住嗎？

于放：沒想過。

カオル：例如山上，或者海邊之類的？

于放：從未考慮。

カオル：不會吧，從小就期望要住在老舊的國宅裡？

于放：有些房子住久了，夢想的形狀也變得跟房子一樣。這裡不好嗎？

カオル：你覺得這裡好嗎？哦，對面有個歐巴桑出來曬衣服，還跟我招手——（揮手致意）哈囉。你好。

于放：你最好離窗邊遠一點。

カオル：為什麼？

于放：那些都是吃人的人。

カオル：（笑）是嗎？那我可要擔心了。

カオル對著光線檢視鳥籠。

カオル：18、19、20……好像還有……（轉身張看房間）在哪兒呢？我找找啊……（吹口哨）出來呀，不要害怕，馬上就會結束了，來死神爺爺這邊啊。

于放：（噗哧一笑）爺爺？

カオル：怎樣，嚇到了嗎？

于放：有點。

カオル：保養得很不錯吧？

于放：是這樣沒錯。

カオル：視覺是很重要的，交易就是包裝。（手指捏住什麼）嘿，又讓我抓到一隻，（塞入籠內）22。我感覺，應該還有一隻……

于放：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カオル：問吧。

于放：Kurochan 也在這裡嗎？

カオル：誰？

于放：我的貓。

カオル：這裡的不都是你的貓嗎？

于放：才不是。

カオル：（聆聽鳥籠內）哦？等等別擠在一塊兒說話……嗯嗯，這樣啊……哦喔，我了解了，謝謝啊。

于放：（站起）是 Kurochan 嗎？牠說了什麼？

カオル：這些困在你房間的靈魂，你知道是什麼聲音嗎？

于放：（失望地坐下）靈魂也有聲音嗎？

カオル：如果你仔細聽，他們聽起來像是蝴蝶的翅膀。

于放：我什麼都沒聽到。

カオル：如果牠在這裡，你覺得牠對你所做的事會有什麼看法？

于放：牠不應該有任何想法。

カオル：哦，怎麼說？

于放：母親為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不需要向孩子解釋。

カオル：沒錯，你應該很熟悉那種情感。即使深愛著某人，但某些時候當他在你懷裡熟睡的時候，身體的弱點全然暴露在你面前，你突然有了想殺死對方的念頭。母親就是充滿了這種衝動的生物喲。

カオル走回座位，把鳥籠放在椅子旁邊，坐下以後朝少年招了下手。

少年快步走近他，把布罩重新牢牢蓋住鳥籠；接著，從口袋中掏出菸盒讓カオル揀了一枝，又掏出打火機幫忙點菸。

于放：我這裡不能抽菸。

カオル：（深吸一口菸，揮手讓少年退回門邊）所以呢？

于放：我希望你不要在我面前抽菸。

カオル：你的事，我都知道喲。

于放：很好，那你一定知道我有氣喘。

カオル：我都知道，但知道不等於理解了。你把我引出來，還會擔心氣喘這種小

事嗎？

于放：不。雖然不，但我的貓非常討厭菸味，我的男朋友甚至因此戒菸。

少年打了個噴嚏。于放瞪他。

于放：他有什麼問題嗎？

カオル：他只是鼻子癢。你說你的男朋友，我以為是你的未婚夫？

于放：我從未答應要跟他結婚。

カオル：他好像不是這樣想。

于放：我不能決定他的看法。

カオル：但這樣好像很殘忍吧？

于放：（笑）死神打算跟我討論殘忍嗎？

カオル：（笑）也對。不過，我從來不辜負期望。

于放：你會實現我的願望嗎？

カオル：代價呢？

于放：我的靈魂。

カオル：你？我親自出馬來接走這些受苦的孩子代價，豈是一個嚴重污染的靈魂可以支付。

于放：你可知道，如果你不願意跟我交易，受苦的孩子會愈來愈多？

カオル：你記得那些眼睛失去光澤前最後的表情嗎？

于放：我感受到了自己確實是人類，以及作為人類所背負的愛情的重量。

カオル：你的手應該被抓得很慘。

于放：相當意外的，牠們像是一開始就知道了自己的命運。

カオル：但你無動於衷。

于放：作為命運的我前來迎接牠們了，主客雙方有什麼好遲疑的呢？為了一個比自己更高更大的信念而犧牲，難道不比在街上流浪、挨餓受凍、死得不明不白來得有價值？

カオル：你曉得自己是被怨恨的吧？

于放：至少有個怨恨的對象。許多生物一輩子都還找不到一個。

カオル：你怨恨我？

于放：世界上這麼多的貓，為什麼獨獨要帶走 Kurochan ？

カオル：因為牠該死。

于放：這世界有很多人都該死。

カオル：我一直不懂人類，你們到底為什麼覺得自己這麼特別？每天有數以千計的人因為戰爭、飢餓、貧窮死去，而你們卻若依然無動於衷，繼續點開一則又一則的可愛動物影片。

于放：人是以神為原型製造出的瑕疵品，你不會要把人類都是自私又愚蠢的錯歸咎給人類自己吧？

カオル：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人類更為墮落的物種。

于放：但你依然深愛著人類，依然深愛著我，如同我深愛著貓。

カオル把茶蒂浸入咖啡中。

カオル：你是怎麼發現我的？

于放：Kurochan 心跳停止的一瞬間，我注意到你來了，我從牠放大的瞳孔裡看到了你的倒影，我知道你要來搶走 Kurochan 了。

カオル：你很聰明。

于放：想要把 Kurochan 帶回我身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讓你再次出現。

カオル：於是你用了笨方法。

于放：我只是心無旁鶩。

カオル：你混淆了夢境與地獄。

于放：此處已是地獄何須另尋他處。

カオル：若沒有真正的地獄，活著的時候受盡的苦將無法獲得寬慰。

于放：世界需要我這樣的人，否則沒有人可以自詡為善良。

カオル：你為什麼開著燈？難道你害怕黑暗？

于放：我害怕在一片黑暗中你找不到我。

カオル：你承認你犯下的罪嗎？
 于放：我承認。
 カオル：你心悅誠服接受應有的懲罰？
 于放：我接受。
 カオル：行刑前你有無任何願望？
 于放：把 Kurochan 還給我。
 カオル：那是獎賞不是懲罰。
 于放：你只能用這個代價得到我的靈魂。
 カオル：我已經說了，你的靈魂沒有價值。
 于放：那麼，光是殺死我就能夠實踐所謂的正義，不好嗎？這樣還不夠嗎？
 カオル：我不是來讓你解脫的。
 于放：我知道，我必定要為了那些生命付出代價。我的邪惡正是我的無動於衷，你要讓我受罪就是讓洶湧的情感重新灌入我麻木的心，使我感受到戮殺生命的沉重。我的要求不是通往幸福——我明白我已離開幸福極遠——我要求的是幸福的全然諷刺，如同帶刺的鐵具往我身上壓來。
 カオル：要知道，你要求見 Kurochan，也就是否定了 Kurochan 解脫的可能性。你忍心嗎？
 于放：我別無所求。
 カオル：你記憶中的 Kurochan 可能永遠不會一樣了。
 于放：你不曉得。
 カオル：你所做的一切可能驗證均為失敗，
 于放：或許吧。
 カオル：我讓你見到的可能只是名為 Kurochan 的幻影。
 于放：我知道。

カオル一掌把桌面上的器皿全掃到水裡，接著把鳥籠「咚」一聲重放到桌上。
 カオル站了起來。

カオル：你知道我還沒抓完吧？
 于放：那就趕緊抓啊，你不是還有助理？難道說，死神大人加上助理還拿小小的貓沒轍嗎？
 カオル：哈哈，我可不像你們人間的消防隊那樣，滅火還要會抓野生動物。我需要你的幫忙。
 于放：你要我怎麼做？
 カオル：我抓最後一隻的時候，你幫我看著籠裡，別讓貓跑掉了。
 于放：裡面嗎？
 カオル：嗯，你要掀開來看。

于放掀去了布罩。
 鳥籠裡是一顆頭顱——于放的頭顱，眼窩空洞地正對於放。

頭顱：喵嗚！

于放怪叫一聲，暈厥過去。
 少年衝上前去扶住于放。

カオル：最後一隻，抓到了。

（本場結束。）

第六場

地面依然覆著薄薄一層水。
 黑暗中，亞因使用手機作為照明，謹慎地向前探索，緩慢走著。

亞因：這裡已經沒有路了啊，還要往前走嗎？老婆婆說的招牌，應該是指那個寫著「神木民宿，前行六百公尺」的招牌吧？不然也沒有其他的了……唉，

如果是開車，六百公尺一下就到了，可惜路太小了開不進來……不過，就算是用走的，六百公尺需要走這麼久嗎？天已經黑了，路都看不到，這種地方會有民宿嗎……我走了多久啊？我現在在哪裡？（檢視手機）沒有訊號？一點都沒有……（舉高手機）還是無法連線……那現在要怎麼辦？要繼續走？還是往回走比較好？（把照明轉往來時路）咦……嗯？路呢？剛剛還勉強看得到啊，怎麼會……唔，好餓啊——

有東西飛竄過樹叢的聲響。

亞因：誰在那裡？喂，聽見我的話就回應我一聲好嗎？

有東西飛竄過樹叢的聲響。

亞因：不，是什麼東西……有什麼東西在這裡。野獸嗎？Shit，該不會是黑熊吧……喂！走開！我沒有要傷害你的意思，所以趕快滾！不要過來就不會有事！聽見了嗎？

沉默。

亞因：得要……這裡看來不是我要找的地方，我得要回到車上繼續找——

亞因踩了個空，慘叫中從山坡上滾了下去（上舞臺→下舞臺），手機也飛了出去，照明因而熄滅。

亞因滾到谷底（下舞臺），掉入水中，激起一陣漣漪。亞因昏迷過去。

恍若山洞深處往復反射的泉水滴漏聲響。

少年一身白衣自黑暗中出現，身側漂浮著三個發出微光的白色氣球，氣球都以紅

色細繩束口並綁在少年的右手腕。

少年遊魂般在坡頂行走著，直到亞因發出一聲嚶語讓少年察覺。

少年輕巧走下山坡，小心翼翼地接近躺在水面上的亞因。少年彎身觀察亞因，張口呼喚他（簡短的幾個字，或者說，擬似字的口型，因為他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亞因依舊不省人事。少年直起身打量四周，發現了不遠處掉落的樹枝，他走去拾了過來，然後用樹枝輕戳亞因。

戳了幾下以後，亞因又發出一聲低哼。

少年丟下樹枝逃開。

一片沉默。

少年鼓起勇氣再度慢慢走近亞因。少年再次俯身張口無聲地喚他，亞因依舊沒有任何甦醒的跡象。少年蹲下身來，盯著亞因的臉好一會兒，似乎覺得相當有趣，接著伸出左手食指想要碰碰看亞因的睫毛——

亞因倏忽睜眼，右手攫住了少年左手，說——

亞因：放放！

第一顆氣球破了。

瞬間，周圍亮了起來，浮現一個溫暖的小飯廳——只是一切都立在水面上。

飯廳的中央是一張兩人餐桌，餐桌中央點著長燭，燭臺周圍用鮮花點綴；桌面兩側均有整齊擺放的瓷盤與銀製餐具；燭臺旁則是一只巨大的烤火雞。

亞因坐起身來，打了個哈欠，然後從地上跳起。

亞因：你今天好晚，等得我都睡著了。

亞因牽著少年走到餐桌邊，幫忙拉開椅子；少年站在椅子旁，一臉困惑看向亞因。

亞因：怎麼啦？工作太累了在發呆啊？坐啊。

亞因輕輕拉過少年膀臂，略微施力讓少年坐到椅子上。待少年遲疑地坐下以後，亞因幫他將餐巾鋪在大腿上。然後，亞因自己走到餐桌另一側，坐下。

亞因：你餓了吧？這隻火雞我烤了快四個小時哦，顏色很不錯吧？我前天就開始解凍了，然後昨天下午放到醃汁裡面去浸，要浸一個晚上味道才會好。因為是給你的驚喜啊……哈哈，我把桶子藏在書房裡面，我用舊報紙擋住了，你都沒發現吧？咦，可以開始吃了呀……還是你要先吃填料？還是先喝湯？我也煮了法式洋蔥湯喔。你想先吃哪一個？先喝點湯吧，好嗎？

亞因站起來，從一只小鍋盛了一碗湯放到少年面前。

亞因：喝啊，你最喜歡的湯。

少年接近湯面嗅聞，抬頭看亞因；亞因鼓勵似的點頭微笑，少年於是拿起湯匙舀了一口，有點猶豫地喝了。

好燙。少年的表情彷彿這樣說。少年吐了吐舌頭。

亞因：（笑）你又忘記先吹涼了？還有很多啊，別急嘛。

亞因拿起切肉刀與長餐叉，劃破金黃色的表皮開始片肉。

亞因：看起來很大隻對不對？我去買的時候也嚇到了，本來還有點猶疑要不要做這個，不過同事跟我說，如果吃不完，剩下來的肉可以做成火雞生菜沙拉，或者像嘉義火雞肉飯那樣剝成雞絲，搭配剩下的肉汁，也可以當作正餐的配菜。這是我第一次烤火雞，不曉得有沒有成功……我有偷偷先剝一小塊啦，我是覺得很不錯……哈哈，因為我也怕漏氣啊，總要廚師自己覺得沒問題了才能給客人吃。總之你吃吃看啦，看覺得味道怎麼樣。

亞因伸手拿過少年面前的餐盤。亞因將三至五片切好的肉鋪排在盤上，又澆上肉汁，再將餐盤放回少年面前。

亞因做這一連串動作時，少年張口試圖要說些什麼，卻依然沒有任何聲音。

少年看看盤中的食物，再看看亞因，臉上露出了些微的哀傷。

亞因：你還需要什麼嗎？也吃一點填料吧，嗯？

亞因添了一些填料到少年盤中，然後坐回自己的位置。

亞因：上次經過百貨公司的時候，你不是在櫥窗前面站了好久？就是那個一對銀髮夫妻在晨曦中互相倚靠著額頭，日光從他們鼻尖夾縫穿過的廣告。你那時候說，他們看起來不像是真的，皮膚表面的光芒太不可思議了，他們中間框住的那片天空像是另一個世界。（頓）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帶你去到那樣的地方。今天我們交往的六周年紀念日，我想——啊，香檳！我竟然忘了！等我一下！

亞因跑下舞臺。

少年視線從餐桌中央擺飾移往餐盤邊緣的花飾，低著頭想了一會兒，然後站了起來。

亞因跑上舞臺，手裡拿著香檳與兩只酒杯。

少年迎了上去，撲入亞因懷中。

亞因：（訝異，趕忙抱住少年）欸，突然這樣怎麼——

少年抬起頭，吻上了亞因的唇。

嘴唇接觸的一瞬，第二顆氣球破了。

亞因承受這個吻，丟開香檳與酒杯，雙臂抱緊少年。

這個吻持續了幾秒。

亞因鬆開少年。

亞因：嫁給我。

少年雙眼圓睜。

亞因：（急切地）嫁給我，好嗎？請你嫁給我。我們在一起已經這麼久了，早就沒有辦法離開彼此，我們注定要共度一生，對嗎？這次就答應我吧，做我的妻子，好嗎？

少年：（使勁搖頭，艱難地擠出聲音）唔……

亞因：你還是不願意嗎？

少年：擘……亞……因……

亞因：怎麼了？突然這樣……你今天真的怪怪的……

少年：ㄉ……不……ㄉ……

亞因：你要說什麼嗎？

少年：（雙手用力抓住亞因手臂）你……回……嗚……頭……

亞因：放放，你還好嗎？你不舒服是不是？氣喘又發作了嗎？你趕快坐下……

亞因想要把少年扶往椅上，少年站在原地死命搖著頭，手指抓得亞因的袖口發皺。

亞因：放放？

少年：我……不……呃……我……

亞因：你的噴劑呢？你收在包包裡面嗎？真的很難受嗎？我去打電話！

少年：ㄘ……放……不……是我……夢……你快……回……

亞因：回？回去？

（少年猛點頭）

回去哪裡？

少年：回……家……

亞因：我們就在家裡啊？

少年：你……還來得……擘——

カオル作為畫外音出現。

カオル：出來呀，小貓咪，你躲在哪呢？

亞因：放放？

少年：（臉色刷白）回走……你要……醒……快點……

カオル：貓咪，貓咪，出來吃飯啲。

少年：錯了……放……沒有……這裡……

亞因：放放，我去找人來幫忙！

カオル：親愛的小貓準備逃去哪呢？

少年：（低吼）你跑……快跑！

少年的最後一顆氣球像要燃燒起來，射出耀眼白光，全部的事物迅速被這白光吞

噬。緊接著，在肉眼無法直視的高亮中，氣球爆炸。

轟。

一切瞬歸黑暗。

（本場結束。）

第七場

後景慢慢旋轉浮現一顆大樹。樹冠一片光禿，全是尖銳的乾枯枝桠，所有樹枝末段均吊著一具半人半獸模樣的骷髏，它們都伴隨樹體旋轉而和諧擺盪著。整個空間像是記憶深處的音樂盒般，籠罩著溫潤的光芒。

力才坐在樹枝最低的分岔處上，身旁放著一只空的鳥籠。

等到整顆樹的形狀完整出現，樹停止旋轉。

亞因與于放二人各自從樹幹兩側後方走出，走到樹前並肩站在一起，接著原地不停地踏步，兩人臉上都帶有一種空洞但甜美的神情。

亞因：我們是怎麼相遇的呢？你還記得嗎？

于放：我們是怎樣相遇的，你記得嗎？

亞因：你站在學校餐廳的看板下，抬頭讀著菜單。

于放：我在學校餐廳吃完中餐，準備要回宿舍，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被裙子絆了一下。

亞因：你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我的意思是，好像與其他人區隔開來。

于放：突然有人扶住我的手臂，讓我不至於跌得狗吃屎。地板的磁磚花紋在我面前不遠處晃動，但我只感覺到，貼著手臂傳來有點燙的體溫。

亞因：我盯著你看。不知道為什麼，我腦中浮現一個想法：此刻你耳中所聽見的肯定不是這個餐廳，甚至不是這個世界的聲音。

于放：我轉過頭去，沿著手臂一路往上，你的臉撞入我的視線。有點蠢啊，我想，這笑容真是有點蠢啊，專注的眼神讓人心煩。

亞因：你旁邊走過好多人，甚至有幾次撞到了你，你完全沒有反應，只是專注仰頭看著菜單。是不是常常有人跟你說，你不笑的時看起來很兇？接著我注意到你的皮膚幾乎是透明的，像是積了一層薄雪，只要輕輕抹去那層冰冷，底下就是無窮的生命。我有一瞬彷彿看見你在微笑。

于放：我站好之後跟你說了聲謝謝，我以為你會馬上放手——正常人也該就放手了吧——但你好像沒有聽見。你抓得太緊了，我有點不高興，手臂用力頂了一下，你才回過神來。我發誓，我真的看見你臉上流過三種顏色：我沒有想過有一天能真的見到有人像川劇變臉那樣，臉先是「喇」一聲變得慘白，接著從脖子一路紅到耳稍，最後再轉為鐵青色，可能印堂附近還浮出一抹黑。於是我／

亞因：於是你大笑。

于放：於是我大笑。

于放大笑。

一會兒，漸漸停了下來。

于放：怎麼不繼續說你盯著我看的事了？

亞因：不，說了你會笑我。

于放：我喜歡聽。

亞因：好，我繼續說。然後你決定了要吃什麼，就像是人偶甦醒了過來，毫不猶豫就往前走。我想要認識你，我想要和你說話，於是我追上去——但是學校餐廳的人太多了，你走好快，一下就消失在人群裡。我揮手想喊住你，聲音到了嘴邊才發現我不知道你是誰。好奇怪呀，那一瞬間我是如此篤定，只要我喊了一聲「喂」，你就會轉過來，笑著走向我。就這樣，我失去了你的蹤跡。

于放：你的手縮回去了。我就是這時候注意到，你的手非常漂亮。我喜歡手漂亮

的男孩子。

亞因：我一直在想：你會是哪個系的？住在哪棟宿舍？你是不是每天都會在同樣的地方出現？我還有沒有機會再遇見你？

于放：你彷彿受到驚嚇。你看起來不像是容易被嚇到的人——別誤會，我的意思是，你有著多數女孩會喜歡的外表——因此，無論是搭訕或者被搭訕，你都應該毫不陌生。我感覺有些奇怪，我是說，有股奇怪的感覺冒了出來，當我察覺你好像就要逃跑。

亞因：先是一天、兩天、三天，然後是一周，兩周……我站在那天你站立同樣位置，試著重現你仰頭眯著眼睛打量菜單的動作，揣摩那短暫的五分鐘裡——或者應該更短？三十秒？一分半？——你內心的畫面與獨白。我渴望觸碰你的臉，凝視你的瞳孔深處。我身體的每一寸都在思念那天的你，每一處空隙都因思念而隱隱作痛。然後，就在將要滿一個月的時候，我終於在餐廳的人海中再次找到你。

于放：我好奇了。我好奇你一瞬間暴露又笨拙隱藏起來的東西，我察覺那東西應該屬於我，或者是我霎那窺見了可能的未來——在那個未來裡，你會把自己奉獻給我，像是我施放了一個全然制約你的咒語，我可以擁有你，甚至是「自尊心」這種男人最不容易放棄的堡壘，我也可以輕易拿下。我知道我可以像要求武士切腹那樣要求你，我掌握了那種可能性。當然，我也可以選擇拒絕這種可能性。

亞因：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

于放：我是說，我可以，但是我／

亞因：無法放棄，於是我走上前去，要趁著你還沒吃完飯之前／

于放：伸手抓住你的襯衫衣角，不知不覺手就伸出去了，我自己也嚇到／

亞因：耳朵只能聽見劇烈的心跳與反覆練習的一句話／

于放：你低頭看我的手，然後抬起頭來，沒頭沒腦就說／

亞因／于放：你不認識我，但我可以當你的男朋友嗎？／

我不認識你，但你可以當我的女朋友嗎？

亞因 & 于放：然後我說，好啊。（頓）好啊。

兩人停止行走。

沉默。

亞因 & 于放：（昂首上望）下雨了……

于放：我們在一起多久了？

亞因：十二年。沒想到已經過了這麼久。

于放：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太久了。

亞因：你厭倦了嗎？

于放：公寓會漏水你曉得嗎？

亞因：對不起。

于放：為什麼道歉？

亞因：我沒有辦法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

于放：這不是你的錯。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要不是我……

亞因：請你……不要這樣說，拜託。

于放：你知道我生病了吧？

亞因：不要……

于放：你在上班的時候，想過我一整天都在家裡做什麼嗎？

亞因：你放輕鬆就好。

于放：我一整天，究竟都做了些什麼呢……

亞因：你會好起來的……

于放：我想不起來了……你知道嗎，我竟然想不起來。

亞因：我會陪著你的。

于放：我說不出來上一餐吃了什麼……我真的有吃東西嗎？我不太餓……我餓了嗎？我應該要餓嗎？如果我已經吃過飯了呢……我又忘記吃飯了嗎？我知道你一定會罵我。

亞因：我不會。

于放：有些日子我感覺到你快要受不了了。

亞因：我沒有。

于放：你知道嗎？我也快要受不了了。

亞因：你不可以這樣。要知道，你的孩子——我們的孩子還需要你。

于放：孩子？

亞因：Kurochan。

于放：Kurochan 死了。牠被車撞死了。

亞因：別這樣說！Kurochan 還在，我答應過要帶牠回家……

于放：你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沒有答應你的求婚嗎？

亞因：你在說什麼啊？

于放：你應該要厭倦我的……你怎麼會沒有厭倦我。

亞因：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于放：我好累，為了要讓你逃跑，我不停地殺啊殺啊殺……

亞因：為了我？

于放：有時我覺得殺一隻貓遠比殺一個人還嚴重。難道不是這樣？人會犯罪而貓無法，只有罪是人類可以創造並加以生產。人類展現的邪惡被誤讀的空間如此廣闊，被寬恕的餘地卻比貓享受的還小。只要身為人類就有罪，因此殺人行為所傷害的對象僅僅是少數個體，殺貓則是對群體情感的褻瀆與共同認知的背叛。可愛果然是無敵的，對吧？

亞因：你什麼都沒做。你什麼都沒做錯。

于放：但如果——如果我愛我的貓遠多於一個孩子，當有其他的貓試圖假扮成我的貓，我把仿冒品殺掉又有什麼不對？難道殺貓會比殺孩子來得嚴重？我不過殺了一個孩子，這有什麼了不起嗎？天天都有這種母親，她們背後還有無數個漠不關心的父親，我又有什麼可以被指責的呢？

亞因：你說這些是想趕我走嗎？

于放：對。

亞因：我不會離開你……

于放：我是殺人兇手。

亞因：你不是。

于放：你不應該跟一個殺人兇手在一起。

亞因：我發過誓要帶 Kurochan 回家，我不會食言的……我要跟你說，我終於找到繩紋了，我就快要可以讓 Kurochan 復活，把牠帶回你的身邊，這樣我們一家三口，就可以永遠在一起了！

骷髏們一個接著一個甦醒，他們解下套在脖頸上的圈繩，靜靜站在樹梢往下看。

于放：亞因，下雨了，陽臺上的衣服你收了嗎？

亞因：我……我又忘了，對不起。

于放：沒關係。咦，你抱著的箱子是？

亞因：哦，這個嗎？你看。

于放：一隻貓！

亞因：我在路上躲雨的時候，旁邊廢屋草叢裡面傳來貓叫，一直叫一直叫，好像在哭，我有點不忍心，於是走進去看，然後就找到這個箱子。

于放：黑色的……

亞因：就只有牠一隻，應該是故意拿去丟的。

于放：（伸手往假想的箱子裡摸）嗨，初次見面，你好哇……牠好小哦，不曉得斷奶沒有？可以餵東西吃了口——哈啾！

亞因：你會……過敏？

于放：我沒有——說過——嗎——哈啾！

亞因：要把牠放回去嗎？牠看起來好可憐。我們……可以把牠留下來嗎？

于放：我可以吃抗敏藥，但是／

亞因：你能拒絕這樣惹人憐愛的眼神嗎？

カオル提起鳥籠，從樹上緩緩走下，眾骷髏們亦列隊隨之走下。

于放：小時候跟外公外婆住在鄉下，中午放學以後，我就跟鄰居的小孩一起到處探險玩耍。我家的三合院前面有一條大溝，我們經常在那邊摸蚶仔。有天，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群小狗，見到我們就撲上來舔舐我們的臉，尾巴興奮

搖晃個不停。奇怪人看到小動物就想要餵牠們，所以我一邊打著噴嚏一邊趴答趴答跑回家，從廚房裡拿了幾包小餅乾塞進口袋，然後找了一個臉盆裝了清水，一邊打著噴嚏一邊搖搖晃晃跑回水溝那邊。臉盆才一放下牠們就湊了上來，那天的天氣很熱，看著牠們低頭快速伸縮舌頭喝水的模樣，我覺得好滿足，心裡暖暖癢癢的。然後我把餅乾掏了出來，分給同伴們一齊餵小狗們，小狗們也非常喜歡餅乾。我們跟小狗玩了好久，玩到太陽下山，應該要回家的時間了，同伴們一個一個說再見準備回到稻田另一端各自的家，留下我跟一群小狗在水溝旁邊，我聽見外婆叫喚我吃飯，我起身準備離開，小狗卻團團圍在我的腳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試著走了幾步，牠們跟了上來，精力不減地向上跳動 想跳入我懷裡，我開始有些慌張，我不知道能不能留下牠們，而且如果我晚出現，外婆一定會罵我，我不想要被罵。外婆沒有聽見回應，從三合院深處走了出來，一邊大聲喊我。我因為不停打著噴嚏無法好好發出聲音，只能向外婆大力揮手，然後試圖繼續往前走。外婆終於注意到我，她看見這群狗黏在我腳邊跟著我走，我猜她大概以為我準備要把這些狗帶回家，她生氣了，一陣風似地衝上來，拽過我的手臂就是兩記耳光。我嚇傻了，噴嚏讓我的眼裡都是淚，臉熱辣辣的，外婆的臉在天色暗下來以後看起來更為嚇人。她用腳踢開那些狗，我聽見小狗困惑地哀叫，牠們既想留下來又猶疑是否要離開，我支支吾吾想要說些什麼。然後，外婆彎腰撿起路邊石頭，開始往小狗頭上丟，然後，她也要我這麼做。

カオル帶領著眾骷髏沿著舞臺邊緣繞行，一邊手舞足蹈，一邊唱著歌。

カオル：小鳥從蛋裡鑽出來！

骷髏：ごしごし！

カオル：花貓吃掉了小小鳥！

骷髏：むしゃむしゃ！

カオル：貓兒死了就掛樹上！

骷髏：變成小鳥飛走了喲！

眾人：バタバタバタバタバタバヤン！

于放：我沒有聽過那種聲音。

亞因：我們留下牠好不好？

于放：我的心都碎了。

亞因：我們可以給牠一個溫暖的家。

于放：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

亞因：我們有一個新的家人了。

于放：我真的很抱歉！

沉默。

于放：在那之後，我就非常討厭動物。

亞因：你不覺得牠很像魔女宅急便裡面的 Kiki 嗎？

于放：我討厭有人在我面前著迷般說著動物好可愛。

亞因：就聽你的，從此以後，牠就叫 Kurochan。好可愛。

于放：我討厭動物。

我討厭過度保護動物。

我討厭差異地溺愛某幾種動物。

我討厭缺乏愛的人妄想從動物身上得到補償。

我討厭只要牽涉到動物就有人忘記首先應該要愛人如愛動物。

カオル：花貓從樹上掉下來！

骷髏：どしんどしん！

カオル：小鳥啄破了貓肚子！

骷髏：ががつ！

カオル：小鳥兒暈了閉上眼！

骷髏：重新變成了一顆蛋！

眾人：つるつるつるつるつるつるドン！

（兩段不斷交錯重複。）

亞因：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于放：等我緩過神來，發現我已經無法自拔愛上了 Kurochan。

亞因：等我緩過神來，發現自己竟然開始跟一隻貓賭氣。

遊行隊伍越來越分散，直到形成一個大圓圍住于放、亞因二人。

亞因：你變了。

于放：對，我變了。

亞因：為什麼？明明對你最好的人是我。

于放：每當 Kurochan 向鐵窗外看，我就不禁想著，牠是否也為著被生活囚禁而感到憂鬱。

亞因：我加班回家看見的是你與 Kurochan 相擁睡在床上。

于放：你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我猜你開始厭倦我了，厭倦我無止盡的病情反覆。

亞因：兩者都是我的，但是他們不應該擁有彼此。

于放：有些日子我特別害怕，從夢中驚醒時整臉的汗與淚，已經沒有人願意接近我了，Kurochan 卻睡在我的腳邊。我不知道生命有時可以毫無芥蒂地將自己交付出去。

亞因：放放，今天可能會下雨，你還要帶 Kurochan 去診所檢查嗎？

于放：嗯，我覺得牠最近不太有食慾。我會記得帶傘。

亞因：那你們出門小心。

于放：好。

亞因：我沒有說我把外出籠的門門撬壞了。

于放：我不曉得自己究竟有沒有關好籠子，但是站在路邊等紅綠燈的時候，

Kurochan 跳了出去。

亞因：我只說：那我出門了，我愛你。

于放：Kurochan，等等——回來！

亞因：我愛你。但你什麼都沒有說，門在我身後關上。

于放：別跑，Kurochan，回到媽媽這裡！媽媽在這裡！我在這裡！這裡！到我這裡！這裡！

于放尖叫，抱著頭蹲下，慟哭。

亞因低下頭，彷彿睡著了。

遊行隊伍停止歌唱，靜靜凝視著場中的兩人。

カオル走出隊伍，先溫柔擺弄亞因雙臂，使亞因抱住鳥籠；接著，走到于放身邊，蹲下並輕撫于放的背。

于放像是一瞬間喪失了所有力氣，倒入力オル懷裡。

眾骷髏開始往樹上走去，走向各自原先懸吊的樹枝末端，並重新把繩圈套回脖子上。

等所有骷髏都走回樹上後，カオル將于放橫抱起，跟在骷髏後頭，往樹上走去，走向樹枝最低的分岔處。

カオル放下于放，協助于放站好之後，拉過一條空的繩圈，套上于放的脖子。

于放：亞因，下雨了。你知道一年當中有多少雨天嗎？我怎麼覺得雨老是下個不停。所有的家具都發了霉，衣服總是曬不乾。只要一下雨我就覺得好晒。我很抱歉。我愛你。明天，還會有貓嗎？

于放與眾骷髏同時往樹下跳。

整棵樹劇烈搖晃，然後，漸漸安靜下來。

樹體重新開始轉動，緩緩扭曲、崩解直到全部消失。
空氣裡迴盪著細瑣清脆的金屬音色。

亞因醒了過來。他看向懷中的鳥籠。

亞因：Kurochan？是你嗎？你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放放一直很想你哦，她見到你一定會高興到瘋了。如果她抱著你大哭，你不要嚇到哦，她只是太想念你才會這樣。以後不要再亂跑了好不好？走，我們回家，回到我們三個人的家！

亞因抱著鳥籠往空無一物的黑暗深處走去。

（本場結束。）

尾聲

少年穿著沾著血跡的白色束縛衣站在水中央，雙眼緊閉，渾身沾滿了黏液。

少年忽然開始喘息，似乎有股巨大的力量壓迫著他，令他無法呼吸。

少年掙扎又掙扎，失去重心倒下，扭動、翻騰、撕扯、吼叫、齜牙咧嘴。

終於，他撕裂了那一身衣服，從中掙脫出來。

他裸身躺在水中，像一尾去鱗的魚，大口喘氣。

他慢慢站起來，閉眼，雙手覆上面孔，拂去臉上黏亂的髮絲與水滴。呼吸逐漸穩定下來。

許久。

少年緩緩張開眼睛，沉穩地平視遠方的消失點，接著，開始說話。

少年：這裡有蛋。那裡有蛋。蛋誕生了。蛋誕生了魚、鳥、蛇、烏龜、蜥蜴，還有恐龍。蛋是一個細胞。蛋不會飛卻能誕生會飛的生命。或者會爬。或者會游泳。蛋不會站立。可能蛋不會站立，除了夏至的那一天。每個地方都有夏至，或者也不一定，因為有的地方夏天永遠不會到來。有的地方夏天是冬天，冬天依然是夏天。蛋可能誕生在夏天或冬天。蛋不一定是硬的。蛋有時會開出花。花很美。蛋希望自己能夠為世界帶來快樂。我看見了那裡有個孩子坐在桌前，他的面前擺了一顆蛋。孩子的臉頰就跟蛋一樣光滑。孩子還不太能夠適應蛋黃的口感。但是說不定蛋不是熟的。蛋可能已經壞了。可能裡面還有一個生命正在成長。敲開蛋以後可能會跑出一條魚一隻鳥一條蛇一隻烏龜一條蜥蜴還有一隻恐龍。或者，一隻貓。孩子什麼時候決定把蛋吃掉呢？

全部燈暗。

（本劇結束。）